

[长篇小说]

深潜伏

臧小凡◎著



敌中有我 我中有敌 色中见情 乱中取义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| 凤凰联动
▲江苏人民出版社 | FONGHONG

深潜伏

臧小凡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深潜伏/臧小凡著. —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09.8
ISBN 978-7-214-05943-7

I. 深… II. 臧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33420号

- 书 名 深潜伏
著 者 臧小凡
责任编辑 刘 焱
文字编辑 牧 君
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: 210009)
网 址 <http://www.book-wind.com>
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(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: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16
字 数 295千字
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978-7-214-05943-7
定 价 25.00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)

● ●
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
出来的形式。

——黑格尔

● ●

引子 /1

Chapter 1

第一章 潜伏 /2

一个仇人变成了两个仇人，既然如此，一个一个来，谁都跑不了。

Chapter 2

第二章 爆炸 /12

5个人在夜幕的掩护下蹑手蹑脚来到围墙外，停下，然后迅速聚拢。他们手里都没闲着，每人提着两颗仿德STG39木柄手榴弹。

Chapter 3

第三章 军统 /21

刘晓鸥笑了，他说出了那两个字，这两个字比吴宅的爆炸声还让她惶恐。刘晓鸥说的两个字是：组胺。

Chapter 4

第四章 字痕 /35

简晗反复念着，细心琢磨，始终不得其解。这不是全部，后面还有几个没听清的字母，如果这串英文字母是情报，那么情报内容一定隐藏在字母里。

Chapter 5

第五章 蒸发 /50

果然，这天晚上，她发现纱窗掀起了一个角，上面插着一张卷起的纸条，展开一看，上面豁然写着：明天下午4点黄浦江边。

Chapter 6

第六章 诱惑 /70

珊曼尼显得惊慌失措，嘴上却假惺惺地说：“钱先生，你要嘛！我什么都可以给你，只要你帮助我！”

Chapter 7

第七章 粘液 /85

他转身从浴室的壁橱里开始往外拿瓶子，一瓶，两瓶，三瓶……足足有6瓶。

Chapter 8

第八章 逃亡/103

他始终记得这样一条真理：灭口是消除隐患的最佳方式。

Chapter 9

第九章 毒针/114

带血的脚印没有停止，它还在延伸，一直延伸到岷县一个小剧团的化妆间。

Chapter 10

第十章 追踪/130

一个优秀的男裁缝在制作旗袍时，必须要测量女人全身36处数据，这也是旗袍虽然把女人的身体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却凹凸有致愈发性感的原因所在。

Chapter 11

第十一章 秘密/142

女人往往喜欢把自己的身体鼓捣成熟，把智力降低到儿童水准，童趣永远是她们津津乐道的话题，而模仿儿童的行为与语言是她们的强项。

Chapter 12

第十二章 囚室/164

一共9枪。天呀！那个人竟然中了9弹。每一声枪响，都牵动着每一个囚犯的神经，他们跟着枪声颤动，好像子弹射进他们的肉体一样。

Chapter 13

第十三章 密码/176

黑暗中，两个人的手紧紧抓在一起，手心流淌着冷汗，并微微颤抖。

Chapter 14

第十四章 往事/190

简晗突然想起了什么。她知道吴瘦铺卧室里少什么了，是悬挂在墙上的油画没了，姣秋的作品《废棋》。

Chapter 15

第十五章 孤岛/210

一尸双命！伊藤抚摸着危雅云的尸体，感觉这样的结果很有意思。

Chapter 16

第十六章 刺杀/231

国歌出现在伪政府成立仪式上，气氛特别别扭。

尾声/244

后记/249

1931年初，成都。

宁夏街晨雾弥漫，四川省第一监狱门口人声鼎沸，因为今天要枪毙一个女人。成都人看过开“爱情咖啡馆”的牟耀枢因引诱良家妇女而被毙，从此等了多少年，才等到一回杀人。

宁夏街，原名盛家口，清朝雍正六年（公元1728年），天津总兵盛瑛之子盛九功率领西北宁夏骑兵入川，因盛公馆和家眷居于此而得名。

天刚透亮，监狱大门便隆隆拉开了，一个女囚被狱卒押了出来。女囚披头散发，面容娇美，姓李，家住冻青树，罪名是掐死家里一个26岁的女仆，然后出钱让一个乞丐弃尸郊外，乞丐害怕了，报了案。

女囚站在当街，女狱吏开始临刑前最后一次搜身，紧接着是钉脚镣上手铐，游街示众。人群躁动起来，摩肩接踵，兴高采烈，跟着游街的囚车向前走着，一直走到春熙路国父铜像下。

开枪前，女囚仰天发出一声根本不像人类的恐怖叫声，围观的市民吓坏了，纷纷逃离现场。女囚一共被击四枪，场面惨不忍睹，致使全成都女人一个月内不敢吃麻婆豆腐。由此，成都市府向法院提出抗议，说国父铜像下并非行刑之地。

现场有两个围观者没跑，一女一男，女的12岁，男的10岁，他们目睹了母亲被枪毙的整个过程。

一个月后，悦来茶园上演以此题材为背景的川剧，名旦白玉琼饰演女囚，轰动一时，全成都市民纷纷争睹此剧，一票难求。审判女囚的法官兴致盎然地观看了演员们的精彩演出，尤其对法官的扮演者赞赏有加，说这个舅子的，他把老子演得好像哦！

1939年上海，在一个春夏相交的傍晚，一个年轻女人提着一只棕色小皮箱朝吴宅款款走来。她头发浓密，从中间分开，向两边倒去，刚好遮住线条柔和的脸颊，嘴唇被一层细密的绒毛包围着，像一口潮湿的井。一身深咖啡色的棉布旗袍，一条斜纹的丝质围巾，配上窈窕的身材，显得特别熨帖得体。她的眸子，很黑很黑的一对眸子——此时掩盖在眼镜后面——放射出稍显凌厉的光芒，准确地说，那是一股杀气。

这年春夏，天空像漏了一样，连绵不断的淫雨，把整个上海都泡湿了。傍晚这会儿，雨雾蒙蒙，欲望在每个角落蒸腾，越聚越浓。女人们叽叽喳喳，打着各种图案颜色的雨伞，像花蝴蝶一样在街上翻飞。欢声笑语，花红柳绿，伴随着咯咯作响的高跟鞋，整条街道热闹非凡。

半个小时后，她已经坐在吴宅的客厅里，对面则是一位打扮得雍容华贵的妇人。

“你就是简啥吗？这么年轻？”妇人扬起眉毛，软软的上海口音，让人听了舒服。

她略有不安地挪了挪身子——她不是职业杀手，肯定有些紧张。

“我以为你起码比现在的年龄再大点。”妇人的眉毛继续扬着。

简啥尽力让呼吸平静下来，她不卑不亢地说：“嗯，我今年虚岁25。”

“不像，一点不像，”妇人摇着头，眉毛慢慢耷拉下来，“你最多只有20岁，简小姐真是年轻有为啊！你叫我吴太太好了，先生姓吴的。”

“好的，吴太太。”

来上海之前，她对吴太太的认识仅限于她搜集的资料上：

陈子卉，38岁，皮肤白皙，个子不高，略胖。喜欢朱红色唇膏，染甲，喜欢玉石饰品，尤其喜欢翡，不喜翠。

仅此而已。

当真正的吴太太坐在她面前时，她发现资料有些偏差，她以为吴太太不是一个妖冶的徐娘，就是个清高傲慢的阔太太，交流上肯定有点困难，后来发现，她的担心是多余的。

坐在她面前的吴太太一点也不妖冶，而是一个知书达理的知识女性，给人一种很温馨的感觉。这让她想起在《良友》画刊封面看到的朱秋痕女士。吴太太跟她一样，同样的暗格夹袍，衣襟斜斜地从左到右插进腋下，脖子下有几颗装饰用的纽扣，连发式都跟朱秋痕女士一模一样，乌黑顺滑的头发别在耳后，然后垂下，在发梢处弯转上来，形成两个优美的三角。

“当初船山泽人先生介绍你时，我就很喜欢你的名字。啥，欲明也。月落星稀天欲明，孤灯未灭梦难成。”吴太太微微抬起身子，眼睛眯缝着，有些陶醉。

“名字只是一个符号而已。”简晗打开皮箱，拿出一个信封，递给了吴太太，“这是船山泽人先生的介绍信，请您过目。”

吴太太展开信纸，匆匆浏览了介绍信，然后把信重新装进信封，“简小姐，我们来谈谈你的工作吧！”她把丰腴的身子靠在沙发上，伸直腰，舒展眉毛，字正腔圆地说：“在整个上海，想要找一位学习西洋画法的画家很容易，而一个优秀的画家，又能讲流利的日语，这个也不难，可是想要找一个不但具备上面两种技能，而且还会讲授西洋音乐，并且弹一手好吉他的就不太容易了，而我们又要求这个教师必须是女的，这就更加难上加难。船山泽人先生推荐了你，说你品学兼优，完全够格，所以我们把你从日本请回来……只是，没想到你这么年轻。”吴太太还在琢磨她的年龄问题，心里透出的不信任让简晗有点手足无措。

她笑了笑，谦逊地说：“吴太太过奖了。”

“你的学生呢，只有两个，就是我的两个女儿。大的叫吴奴秋，16岁，学习西洋画；小的叫吴奴夕，14岁，学习吉他，同时你还要教授她们两个人日语，具体授课时间你来安排。酬金方面你放心，我们和船山泽人先生已经谈好，想必你也知道……”

“是的，谢谢吴太太！”

“哎，对了，你老家是哪里的？”

“福建莆田，一个小地方。”

“哦，不过听你口音，倒是一点听不出来。”

“我从小被叔叔带到日本，家乡话早忘得一干二净，只能说一点国语。”

“哦，我在一楼给你腾出一个房间，虽然小了点，但还是蛮舒服的。”

“吴太太……”

“我想，你一个女孩子住在外边实在不安全，再说进进出出的也不太方便，你应该懂我的意思。”

简晗当然懂，刚才走进别墅的时候，她起码经过了三道关卡，从大门到客厅，短短的30多米距离，竟然站立着二十几个荷枪实弹的保镖。

“哦！”吴太太突然惊叫起来，“简小姐，我倒忘了问你，你还没有吃晚饭吧？”

“还没呢！”

“看我，光顾着说上课的事儿了，薛妈——”吴太太拉着长声冲屋里叫道。

薛妈？听到这个名字，简晗一愣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薛妈死了，她全身黑紫，被埋在成都郊外的狮子山上，不可能再复活。

但是，当吴太太呼唤的薛妈出现在简晗面前时，她相信，世界上没有什么事不可能发生了。

眼前这个薛妈正是在成都被母亲“掐死”的女仆。

晚餐很丰盛，不乏上海特色。简晗的味觉被俘虏了，但她的视觉和听觉却不在眼前的美食上，她的眼睛一直瞟着给她上菜的薛妈，耳朵则听见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，很轻微的咔的一下，从餐厅门外传来的。一般人不会注意到这么细小的声音，但简晗的听觉非常敏感，这是驳壳枪打开保险的声音，她熟悉。叔叔就有一把驳壳枪，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制造，11.43毫米口径，民国十七年产，称为一七式，枪身右侧刻有生产年份，叔叔的那把是“民国拾捌年晋造”，左侧刻有“壹柒式”字样，均为篆书。

简晗知道，吴宅有人在试探她的反应。如果你熟悉枪械，对这种声音必然有所反应；反之，则无动于衷。简晗想，干这事的大概是吴宅的保镖们。

吴瘦铺的家是个很敏感的区域，任何进入他家的人都应该引起怀疑，叔叔告诉她，吴瘦铺是汉奸，很多人都想置他于死地。简晗不关心吴是什么身份，她只关心实施报仇的每个步骤、每个细节，她想尽量让它完美，无疵无瑕，所以对付这种试探应该多加一万个小心，她不想在进入吴宅的第一天露出马脚。

简晗对此早有准备，来之前叔叔反复告诫过她，所以她有足够的心理准备，不会因此惊慌失措，或有什么过激的“神经反射”动作。

她没有认错薛妈，这个30多岁的女人就是成都那个女仆。简晗还记得她的名字，薛乃群，四川新津县人。当年父母带着她和弟弟在成都定居时，她是第一

个来应聘当仆人的。她长相纯朴，性格温和，又做了一手好菜，当即就被父母收下了，尤其母亲，特别喜欢她。在简晗的记忆里，薛妈的性格柔和如柳，说话总是低声细语的，一双大大的会说话的眼睛，白白的皮肤，胖胖的身子，尖尖的手指，以及带着4个浅浅酒窝的手背，无处不透着让你无法抗拒的温暖。

简晗记得薛妈经常给他们唱四川当地的一个歌谣，她悦耳的嗓音至今仍在简晗耳边萦绕：“王婆婆，在卖茶，三个观音来吃茶。后花园，三匹马，两个童儿打一打。王婆婆，骂一骂，隔壁子么姑说闲话。”一年后，父亲突然病逝，家里的气氛一下子变了样。母亲的性格变化很大，不像以前那么乐观豁达，父亲的去世对她的打击是致命的。此时，女仆在家似乎没有什么必要了，家里没多余的钱再请她，母亲有了辞退她的念头，可是简晗和弟弟不舍得，抱着薛妈的大腿，哭着喊着就是不让她走，薛妈也说不出什么，只是一个劲地抹眼泪。母亲一看这情景，无奈只好留下薛妈，再说简晗和弟弟在家也确实没人照看。此后，薛妈经常带着他们姐弟俩到提督街菜市捡别人丢下的菜叶子，日子过得相当艰辛，即便这样，薛妈还是经常跟他们玩“王婆婆，在卖茶”，逗他们开心。这些往事在简晗的大脑中留下了深深的一笔回忆，一辈子都不能抹去。后来母亲开始跟一个中年男人交往，简晗仅见过那个男人一次，是母亲带回来的，他站在门口没有进门，看到简晗盯着他，他脖子猛地左右一摆，吓了简晗一跳。他大约40多岁的样子，中等个儿，头发梳得溜光，鼻梁上架着一副玳瑁眼镜，穿着黑色的风衣，一双锃亮的皮鞋，加上他不太平整的脸，简晗一点也不喜欢。后来简晗得知，他是母亲所在报社的社长，浙江人，刚刚离婚。此后给简晗留下比较深的印象是半夜家门口传来的汽车刹车声，高跟鞋不规则的咯咯声，然后是母亲推门进来，带来满屋的酒气，那个男人再也没跨进门过，每次都是把母亲送到门口就开车走了。母亲多半已经酩酊大醉，厕所里传来母亲一声比一声高的呕吐声。此时，薛妈就会马上起床，给母亲倒一杯开水，接着就不断地埋怨母亲：“不能喝你就别喝！不能喝你就别喝！看你吐的。”母亲也不搭理她，还是一个劲痛苦万分地干嚎。简晗恨死了那个社长，在她看来，那个男人一定不是好人，好人是不会让一个女人喝这么多酒的。可是母亲为什么非要喝那么多酒呢？简晗一点也不明白。

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过着，谁知道，不久家里出了一件大事——母亲失手把薛妈掐死了。简晗不相信这是真的，不相信母亲会下那么狠的手掐死薛妈，再说，母亲和薛妈也没什么深仇大恨，她没有理由掐死薛妈呀！简晗哭，弟弟也哭，对着匆匆赶来的叔叔哭，但无济于事。法院判了母亲死刑。

母亲死了，薛妈死了，那个该死的社长再也不开着汽车找母亲了……

叔叔那时候正好在日本做生意，他决定把简晗送到东瀛读书，而弟弟由于年龄小，则被在重庆的外婆接走了。简晗不愿意，弟弟也不愿意，他们根本不想分

开，他们开始攻击叔叔，踢他，咬他，掐他，抓他，但叔叔无动于衷。小孩子是不能决定自己前途的，必须由大人给他们把舵，他们无能为力。半个月后，不可避免的分手时刻来临了，姐弟俩紧紧抱在一起，整整一天，死死不愿分开……

想到这里，简晗不经意偷偷瞥了一眼薛妈，她发现薛妈正用一种奇怪的眼光死死盯着她，好像认出她来一样。简晗稳稳神，想：薛妈，你别盯了！再盯也没用。

高桥润一是日本最好的整容大师，她的整容手术非常成功——除了简晗的眼睛，那是再高明的整容术也无法改变的。但这又怎样？让简晗不解的是，薛妈不是死了吗？她亲眼看见警察把她的尸首抬进了殓车，难道那个尸首不是她？

简晗心乱如麻。薛妈有可能是吴瘦镛的帮凶，他们共同害死了母亲。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，套在她心上，像一根麻绳，越缠越紧。简晗咬了咬牙，王婆婆爱卖茶不卖茶，那已经成为永不复返的往事，不能再回味了，它不代表甜蜜，而是梦魇，这个梦魇演化成一对谋害母亲的狗男女：吴瘦镛和薛妈。吴瘦镛就是当时在成都跟她母亲交往的那个混蛋社长，他根本没离婚，而是跑到上海安居乐业来了，这里不但有他的原配吴太太，还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吴奴秋和吴奴夕。

一个仇人变成了两个仇人，既然如此，一个一个来，谁都跑不了。

正在这时，屋外传来几个女人嘻嘻哈哈的笑声，感觉整个吴宅都被笑声填满了。

薛妈说：“是李太太、冯太太、古太太她们来了，打麻将的。”

“吴太太真有雅兴啊！”简晗心不在焉地说，起身准备让薛妈带自己到睡房去，突然门外又传来哇的一声，这次声音比刚才大，大概以为第一次简晗没听到。简晗觉得整个吴宅都洋溢着一种不信任的气味。这个很正常，如果这么容易就能取得他们的信任，倒该让简晗提高警惕了。不信任意味着不了解，否则也就不需要反复试探什么，直接开枪把简晗毙掉比什么都省事。想到这里，简晗心里踏实多了，至少到目前为止，她的暗杀计划没有露出任何蛛丝马迹。可也是，谁会知道呢？除了她和叔叔，这个世界没有第三个人知道。

一个心怀仇恨的人正在无限接近目标，简晗开始兴奋。

两个人从餐厅出来后，她迅速朝两边观察了一下，一个人影都没有，估计外面的人听到她们要从餐厅出来早就已经隐蔽起来。简晗松了一口气，心里升腾着一种隐隐的胜利感，撩拨着她，弄得她全身痒痒的。

其实，吴宅餐厅外面——走廊、窗口、过堂、屏风——各个角度都有一把驳壳枪悄悄对准了她，起码10支。如果刚才她哪怕有一点过激反应，每支驳壳枪压满的20发子弹便倾泻而出，瞬间把她打成筛子。

半个小时后，一个“PINHEAD”（品海）牌空烟盒被送到一个男人的办公室桌上。他抽出烟盒里的锡箔纸，把它放进面前装有液体的水盆。几分钟后，锡

箔纸背面有文字显露出来：

简晗（音），女，约25岁，家庭教师，自称师从船山泽人学习西洋油画，乘“姬路丸”邮轮抵沪，随身携带棕色皮箱一个，住吴宅一楼第二个房间。

男人大约45岁，浓眉大眼，目光深邃，鼻梁高挺，体格健硕，雪白的衬衣扎在黑色西裤里面，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，加上梳理得非常整齐的头发，显得特别干净，尤其发际处，刮得黑白分明。男人左腿是条义肢，那是在一次行动中被枪击中后截肢的，义肢型号大概不对，很影响走路姿势，使他看上去跟瘸子没什么区别，所以为了保持应有的尊荣，他一般采取坐姿，很少走动，尽量少暴露他的身体缺陷。其实他没必要这样，对面一个23岁的女子正深情地望着他，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，自从她从震旦大学来到他身边的第一天起，就一直这样深情地望着他。

“任何进入吴宅的外来人都是杀手。”他自言自语道。

“也许。”女人说，带着浓烈的川东口音。

“人的简历就像人的脸，全是假的。我们应该怀疑一切企图接近吴瘦铺的人，他是我们钓了很长时间的大鱼，不能便宜别人。射杀和下毒都不解恨，他必须暴死！暴死！”他使劲重复了一遍，“只有这样！对！只有这样，才能震撼所有投靠日本人的汉奸。我在他身上花费太多心血了，如果让其他人不明不白地弄死他，我们何必等到今天？”

“据你估计，这个女人到底是哪方面的？”

“不是共党，就是中统局的，还有，是他们自己人。”

“自己人？”

“凡是有人的地方，就有斗争，就有尔虞我诈，就有争权夺利。日本陆军部军务课长影佐祯昭正计划把李士群、丁默邨等人勾结在一起，成立镇压抗日、对抗我党的特务组织，勾结归勾结，谁能保证日本人就那么信任他们？简晗说不定就有可能是日本梅机关埋在吴瘦铺身边的钉子。”

“吴是丁默邨手下的得力干将，监视吴等于跟丁对着干，而丁现在是汪精卫最信任的人，哪个有那么大的胆子？日本人？”

男人笑了，说：“你在某些方面还是显得太天真。我看李士群就不是一个好玩意儿，共产党和我党的败类，你记住，凡是背叛同党的败类，从来都不会在幕后默默无闻，他要证明自己的正确，就要想方设法让别人成为败类。我敢打赌，李士群虽然拉拢到了默邨，但他是不会甘愿笼罩在了默邨阴影下苟且偷生的。等着瞧吧！会有场好戏看的。”

“但愿你判断失误。也许这个简啥什么背景都没有，纯粹就是一个普通教师，是我们杞人忧天，弦绷得太紧了。”

“女人之见！很快就会证明她的真实身份的。你赶快办理下面两件事。”

女人拿出笔记本和钢笔。

“马上给重庆发电报，请示戴老板立即发布对吴瘦铺的制裁令，越快越好！同时准备拍照，把她的照片寄给日本老K，尽快搞清她的真实身份。当然，制裁成功后这个步骤就不需要了，她不一定能活下来。”

女人刚想离去，他又把她叫住了，“行动小组的训练怎么样了？”

“个个摩拳擦掌，请求立即参战。”

“记住！我要的不是远，是准。”

“距离、准度都已达标。”

“好！通知他们，时刻准备行动。也许就在今晚！今晚！”他重复了一遍，好像这事儿已经定了。

的确也是。

真正的试探和考察是在吴瘦铺回家后。

简啥洗了澡，正用吹风机吹着湿漉漉的头发，门外薛妈喊她：“简小姐，吴先生回来了，他想见你一下。”

简啥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，真正考验心理素质的时刻来了，她要面对的不是死而复生的薛妈，不是驳壳枪打开保险的声音，而是真真正正的仇人，那个陷害母亲的仇人。

面对仇人而装作无动于衷，这是杀手的最高境界。

简啥迅速吹干头发，略施粉黛，跟着薛妈上了二楼。二楼最里面那个房间，就是吴瘦铺的书房，这是资料告诉简啥的。薛妈带她走到最后一个房间门口，说：“简小姐，吴先生在里面等你呢，你自己敲门进去吧！我还要去厨房忙我的，吴太太喜欢四川的醪糟蛋，她们打牌吃夜宵就吃这个，我要马上给她们准备去。”

“好的！”简啥深吸了一口气，弯曲食指轻轻敲了敲门。

“进来！”里面的人说。

简啥推开门，看见一个脸色阴鸷的中年男人坐在一张深色的办公桌前。没错！是吴瘦铺。他还是那个样，玳瑁眼镜，头发油光滑亮，跟简啥记忆中的一模一样，8年来几乎没什么改变。

吴瘦铺看见简啥进来，用嘴嘟了嘟，示意她坐在办公桌前的沙发上。

“晚上到的？”吴瘦铺挪开桌上的一摞文件，放下手里的笔问。

这是简啥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，显得特别陌生。8年前他跟母亲到家里来的

时候，站在门口一句话也没说。他的声音说不上有什么特别，只是稍有点沙哑，大概是熬夜熬的。

“是的。”简晗在沙发上坐下答道，心脏由于紧张而砰砰有声。

吴瘦镛直视着她，从头发，从眼睛，从丰厚的嘴唇，从凸出的胸部……一寸一寸捋着，似乎要从她身上某个器官看出点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突然，他的脑袋左右猛地一摆，像治疗落枕似的，接着全身一松，目光趋于柔和。显然，他没有认出简晗。

谢谢整容大师高桥润一先生。

简晗手心捏着汗，眼睛从这个有摆脖子怪癖的男人身上移开，迅速观察了一下房间。除了一张桌子和一排沙发，最显眼的是书架，各种颜色的书籍，厚的，薄的，新的，旧的，占据了整整一边墙。墙角有一个檀木做的酒柜，里面放满了各种颜色的酒瓶，以及几个形状各异的酒杯。

他们的谈话是从简晗的穿着开始的，像长者跟小辈唠家常，语调平缓，娓娓道来。

“你的旗袍我很喜欢，颜色看上去很舒服，但我知道，日本女性现在穿洋服逐渐多了起来，是吗？”

简晗知道测试开始了。

他连简晗是否在日本留学都持怀疑态度，更别说她能否称职做一个合格的家庭教师了。两人像多年不见的朋友一样海阔天空聊着，一点没有陌生感，简晗注意到房间内一排盆栽的樱花，她找到了新的话题，这个话题比洋服重要。

资料说的没错，吴瘦镛酷爱樱花。我要把美丽的樱花变成夺命的恶之花。

“婀娜拔香拂酒壶，惟有春风独自扶。”简晗独自吟着，像大多数多愁善感的女孩子一样。

吴瘦镛顺着简晗的眼神望向樱花，“怎么？简小姐也喜欢樱花。”

“谁不喜欢啊！”

“那你对樱花栽培有什么高见？”

“按说樱花很少有盆栽，不过我看吴先生的这些‘旭日’、‘豆樱’、‘郁金香’、‘御衣黄’等，倒都是很适合盆栽的品种。”

“简小姐眼光不俗，”吴瘦镛用赞赏的目光盯着简晗，“一个年轻的樱花栽培大师。”

“过奖了，吴先生。这都是我在日本学的一点皮毛知识。你也知道，日本人对樱花情有独钟，樱花又是他们的国花，普通人都能讲出点道道的。”

“明天我如果有空，就带你到后花园看看，那里的樱花树有些壮观。”

“真的？太好了！”简晗提高嗓门，假装兴奋地叫了起来，她知道，吴瘦镛

已经初步接纳她了。谁知道吴瘦镛脑袋又是左右猛地一摆,接着话锋一转,说:“不过,栽树容易,栽人就难了。”

“栽人?”

“是啊!我的两个女儿就像两匹不肯驯服的野马,上海沦陷后一直辍学在家,整天就琢磨着看哪场电影,学业基本上荒废了,所以我有聘请一位优秀家庭教师的念头。哦,你的老师船山泽人是我多年的朋友,我在日本的时候经常找他一起喝酒聊天。”

“吴先生也到过日本留学?”

“嗯……”吴瘦镛似乎不愿谈这个,“船山现在还好吧?”

“近年来身体欠佳,不过精神还是蛮不错的。”

“是吗?我记得那时他最欣赏的是安格尔,酒到微醺的时候经常跟我讲那个活了87岁的法国画家对裸体模特儿的赞赏:‘标准的美——这是对美的模特儿不间断观察的产物。’”

吴瘦镛是船山泽人的朋友,他不会不知道船山欣赏谁。

“你记性不好,船山先生不喜欢安格尔那种古典主义。”

“那船山……”

“他欣赏浪漫主义。”

“对!对!我想起来了!”吴瘦镛极力掩饰自己,准备撤退,“近几年我们少有来往,人各有志,不过说到聘请老师,他和他夫人还是肯热心帮忙的。这不,如果没有他们,我今天还见识不到……”吴瘦镛在岔开话题的同时,又挖出来一个陷阱等简晗跳进去。

我其实已看到了陷阱,我会小心避开。

“船山先生至今未婚。”简晗冷冷地说,口气中透出几分不满。

“怎么?他和濂惠一直没有结婚吗?”吴瘦镛不甘落败。

“据我所知,船山先生身边没有这个濂惠小姐,不是曾经有,而是一直没有。”

“你从来没听说过?船山是跟我讲过的。”

“也许,你们男人之间的对话向来不告诉女人,况且我只是他的一个学生。”

简晗以为说到这个份上,试探应该结束了。哪想到吴瘦镛身体前倾,直盯着简晗,说:“实际的情况是……”他突然停顿下来,足有一分钟也没有说出实际情况是什么。

屋里弥漫着浓浓的雪茄烟味道。

简晗感觉有什么重要事情要发生。

她猜对了。

一分钟刚过,吴瘦镛的眸子开始发光,鼻子擤了两下,“听我说,简小姐,

下午我给船山先生家里挂了一个长途电话。你知道，长途不好要，我等了足足5个小时……”

简晗的嗓子有点痒。

“他说……”他的脑袋第三次猛地一摆，这次脖子里传来咔嚓一声，好像颈椎一下子对上了位。

她的心怦怦跳了起来。

“他说，他的学生简晗根本没离开日本。”

简晗没说话，她强迫自己镇静。

“那么，你是谁？”吴瘦镛直盯着简晗问道。

“简晗。”

简晗记得，叔叔说，一切都办妥了，没有问题，可以冒名顶替。

吴瘦镛笑了，“我看你情绪波动很大。”

“你错了，我很平静，说谎的不是我。”

“是我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根据呢？”

“因为船山先生家里没有电话。船山先生除了绘画还是绘画，他根本不跟外界接触，他讨厌电话，讨厌人与人通过一根冷冰冰的电线交流，他宁可人们通过美术作品跟他沟通。”

吴瘦镛躲避着简晗的眼神，略微有点尴尬。他说：“简小姐，我不得不防，你知道有多少人想置我于死地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！我也没有兴趣知道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。”

“我不会轻易相信附在表面的身份符号。也许我错了，但你应该习惯慢慢适应我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生性多疑。”

简晗扬起脖子，“我为什么要适应？”

“适应我，就是适应现在的上海，”吴瘦镛又咔嚓一声摆了一下脖子，“你先休息吧！明天就开始给小孩上课，另外我有一个要求，不知简小姐能否答应？”

“什么要求？”

“在不耽误简小姐时间的情况下，能否替我照看屋里的这些樱花？”

我渴望着干这事儿呢！

“很难拒绝，我确实非常喜欢樱花。”简晗答道。

吴瘦镛嘴唇绽开，很难看地笑了，“谢谢简小姐！”

他盯着简晗离去的背影想，她镇静得根本不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女教师，她是谁？